

大明狂儒

美猴王之父



【第一部为吴承恩和《西游记》作传的长篇小说】

美猴王之父吴承恩与美猴王孙悟空的形象定格，他们的背景衬托——先是郁郁葱葱的花果山全景，再是莽莽苍苍的中华神州大地，最后是渺渺茫茫的星河灿烂的宇宙……

王资鑫◎著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大明狂儒

——
美猴王之父

王资鑫◎著

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明狂儒:美猴王之父 / 王资鑫著. — 银川:宁夏人民出版社, 2008.5
ISBN 978-7-227-03797-2

I. 大… II. 王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064437号

大明狂儒——美猴王之父

王资鑫 著

责任编辑 贾羽 郭迅生

装帧设计 李朗

责任印制 来学军

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出版人 杨宏峰

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(750001)

网址 www.nxcbn.com

电子信箱 nxcbmail@126.com

邮购电话 0951-5044614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 宁夏捷诚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20mm×980mm 1/16

印张 17.25

字数 280千

版次 2008年8月第1版

印次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227-03797-2/I·1010

定价 23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
MU LU

第一章	/001
第二章	/012
第三章	/028
第四章	/047
第五章	/059
第六章	/073
第七章	/090
第八章	/106
第九章	/120
第十章	/135
第十一章	/151
第十二章	/166
第十三章	/180
第十四章	/196
第十五章	/206
第十六章	/216
第十七章	/226
第十八章	/239
第十九章	/251
第二十章	/258

第一章

在四百多年前的明穆宗隆庆年间，发生了一件使整个中华民族为之骄傲和自豪的大事——《西游记》在花果山水帘洞的祥瑞蒸熏、烟霞光摇中诞生了。

花果山，势镇汪洋，岸峰奇绝。水帘洞，乳窟堆蓝，丹穴浮玉。当一束阳光筛过洞口的瀑布帘帷射于石桌时，但见一只灵猴儿正在磨墨；而它的主人——赫赫文名播于大明正德、嘉靖、隆庆三朝的吴承恩，手提狼毫，吮饱濡墨，奋笔疾书。

吴承恩已近八旬，他揉揉酸痛的手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当灵猴儿跳上他的左肩替老主人梳理雪须时，吴承恩渐渐地眯起双目，他进入了梦境……

“吴老先生。吴老先生。”美猴王孙悟空从书中一个筋斗云翻了下来，轻轻摇动酣睡的吴承恩。

吴承恩醒了，定睛辨认：“你是？”

“俺是您书中的美猴王、齐天大圣呀！老先生怎么认生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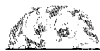
吴承恩笑道：“我已经写你九九数完，三三行满，圣道归根，升天成佛，又回故乡作甚？”

孙悟空唱了一个诺：“贺喜您呀！三更灯火五更寒，老先生您终于写成《西游记》了。”

吴承恩淡然道：“百无聊赖是书生，何喜之有？”

孙悟空双手直摇：“可不能这么说。俺老孙算定，您的《西游记》一定会千古永存、流芳百世。”

吴承恩摇摇头：“唉！满纸志怪戏言，时纪人间不平。其中寓意，又有几人识得？只求后人记得你这个美猴王，夫复何求？”



孙悟空喜得手舞足蹈：“会记得，会记得的。俺老孙一定会一个筋斗云，翻出东土大唐，到满世界去走上一走。”他压低声调：“不过，您能不能透个底，为什么让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，把个天上人间闹得一塌糊涂？”

吴承恩深深叹息：“其实，写你，就是写我。”

孙悟空不解：“您就是我，我就是您？”又问：“您又是怎么凭空写出俺这个美猴王的？”

吴承恩笑了：“凭空？”他摇摇头，“不，悟空，就像这花果山原本有来龙去脉一般，万事万物岂能无根无源？你亦非例外，你原有三个母体。”

孙悟空扑闪着火眼金睛：“三个母体？有趣，有趣。吴老先生，您给俺老孙说说，您为什么要写俺闹天宫、闹龙宫、闹地府？为什么书中出现大明王朝官儿的名字？为什么书中的牛鼻子老道都不是好东西？为什么又写俺师徒四人西天取经？您又是怎么写成《西游记》的？”

吴承恩叹道：“这个回忆对我来说，是沉重而痛苦的，当然也是神奇而浪漫的。腥风血雨与风花雪月同在，金戈铁马与玄佛奇遇并存。好吧，难得你好奇！现在就让老夫为《西游记》解密罢……”

吴承恩的家乡地处长江以北、淮河以南、东海以西，叫做淮安。因何叫淮安呢？原来，自明代中叶，因黄河夺淮，淮水就连年暴发，水患不断。大概是太想祈求淮水安定了，所以乡人就将家乡起名“淮安”。然而正德十一年，淮安又不安了。

那年夏天，连天暴雨，淮水突然泛滥，水势浩大，波急浪高，警戒线没入水中，河下镇段大堤危在旦夕。

在水灾面前，淮安官府和山阳县衙却只顾私吞防洪钱财，完全置护堤抗灾于不顾。百姓们为保家活命，只得丢掉幻想，自发抗洪。在通往大堤的青石板路上，炭工抱着麻包、木行伙计抬着树段、米行伙计扛起粮包、力行车手推起独轮车、农户们拆了猪圈牛棚、扒了门前





老年吴承恩在梦境中与孙悟空对话。

垫脚石，拿起大锹、箩筐、水桶、扁担上了堤。

不满十八岁的吴承恩与父亲吴锐也参加了紧急抗洪，扛着床板在泥泞中跋涉。吴承恩与同窗好友沈坤、李春芳等一批青壮汉子跳入水中，肩并肩手拉手筑成人墙，以身抵浪，奋力打桩。子堰逐渐加高，人们终于从“镇淮台”旁的标杆上，看到水位逐渐下降，水势平缓。

可是，乡民们高兴得太早了。这天深夜，县衙一间阴森而漆黑的厢房中，在晃动着的烛光里，三个彪形大汉身穿玄色夜行衣衫，正将三张面罩戴上，谁都看不出庐山真面貌，只可见凶光发红的眼睛。他们提起齿耙和铁锹，铁器是刚刚淬火的，刃口舔着杀气。为首一个“扑”地吹熄蜡烛，拍了拍他身旁的一只恶犬。三人走出密室，一路穿蹦纵跳，隐入夜色之中……

月黑风高，乌云翻滚。河堤边，但见苇丛森森，蛙鼓阵阵。堤坝上远远移来几点灯火，五十多岁的吴锐带着沈坤的父亲、李春芳的父亲提着灯笼，巡堤而来。

此时，三个神秘的夜行人正潜出市镇。他们踩过田埂，穿过苇丛，扑向堤坝。那只恶犬窜在最前头。而吴承恩、沈坤也正“呼哧呼哧”地爬上堤坝。突然，身后坝底传来“咕咚”一声。

吴承恩急忙喊道：“春芳，春芳。”他返回坝底，见李春芳跌倒在地，笑怨道：“怎搞的？爹他们连夜巡堤，还等着夜宵哩。快起来。”

三人搀扶着走到堤边，用灯笼照着插在水中的水位标杆刻度，定神一看，兴奋地招呼两个小伙伴：“退了，水位又退了。”

三人回身，齐齐在“镇淮台”前跪倒下去，并齐声祈祷：“水神猴爷，保佑淮安。”拜完，吴承恩招呼道：“上台。”三人搭着人梯，爬上“镇淮台”。吴承恩对两个伙伴说道：“我考考你俩如何？”

沈坤：“好！就你肚里稀奇古怪的故事多。”吴承恩问：“为什么天下水神多是牛形，偏淮安的水神是猴子？”李春芳答不出，斥道：“别随嘴乱说，当心冒犯了水神爷。”沈坤摇摇吴承恩的膀背：“你肯



定晓得，你讲。”

吴承恩说道：“眼前这淮河水神，是一只水猿，名叫“无支祈”。起初的时候它在淮河作怪，兴风作浪。后来，大禹治水导淮，就率天兵天将把它锁在龟山脚下，命它永保淮水安流注海。”

二人睁大了眼：“真的？”吴承恩显摆说：“我是偷着读唐李公佐的《古岳渎经》才晓得的。当然，现在也有不少传说，说“无支祈”还有兄弟姐妹，号称什么齐天大圣、通天大圣、弥天大圣，都是些神通广大的灵猴……”

突然，吴承恩“嘘”了一声，三人都屏息不动。原来，他们看见三个黑影鬼鬼祟祟爬上堤坝，隐身来到身下“镇淮台”的阴影中。

为首的黑影向四周察看了一下，见无异常，压低喉咙：“好。这事办成了，”他用大拇指朝上指指，“有重赏。走！”

三个黑影悄无声息地遁去了。一个响雷炸开，闪电将大河堤坝的夜空撕开一道裂口。

吴承恩竭力思索：“这声音好熟。半夜三更到堤上做什么？”沈坤一拍大腿说：“而且，还戴着面罩……”吴承恩觉得情况不对：“一准不干好事。走。瞧瞧去。”

三人跳下“镇淮台”，尾随三贼离去的方向一溜小跑，刚刚跑近大三弯，惊见三个黑影正在卖劲地挥着锹、抡着镐，开挖堤坝缺口。

这还了得。吴承恩猛然现身，大喊一声：“呔！什么人？竟然丧尽天良，毁堤放水。”一个箭步跳上前去，就夺那为首黑影的锹。沈坤与李春芳也跑上前分别扭住另外两个毁堤的蒙面人。

三个蒙面人都是练武的行家里手，吴承恩三人被打得伤痕累累，攒翻在地，被踢得滚下堤坝。三个蒙面人解脱了纠缠，加快了挖坝毁堤的速度。吴承恩三人心急如焚，一边大喊：“毁堤啦。坏人毁堤啦。”一边挣扎着往堤顶爬。

呼救声在寂静的淮河堤坝上空分外刺耳。吴锐、沈父、李父听到呼救，都大惊失色，急向大三弯跑来。急促的梆声、凄厉的锣声顿时



响起：“毁堤啦。抓坏人哪。”

为首的蒙面人眼看毁堤成功只在一瞬，不由得凶相毕露，恶声命令：“下杀手。”遂猛攻吴承恩。三恶使动拳脚，招招都是杀着。吴承恩、沈坤、李春芳说到底是年青学子，不会武功，制止三恶完全是拼命之举，此刻随时都有性命之忧了。

呼救声惊动了大河中的一艘夜行船。这艘船桅杆上扬着“大胜杂剧班”的旗号。船头立着黑瘦的中年人是个班主，名唤孙大胜，个子虽然不高，两眼却精光四射。更有趣的是，他的肩头立着一只机灵的猴儿。他的身旁，一位大约十六七岁、穿纯白衣衫的水仙姑娘紧催着孙大胜：“爹，快点，再快点。”

堤坝上，三恶正举起手中铁耙，狠狠砸向三个小青年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水仙已飞身上岸，一剑隔开了劈向吴承恩不足盈尺的铁耙。同时，两个艺伶老耿头与二愣也救下沈坤和李春芳。

三恶漏夜挖堤，精疲力倦，加之巡堤人又纷纷奔至，心虚胆怯，顷刻已处下风。船头，孙大胜“留下活口”的呼声刚落，两个毁堤蒙面人已成刀下之鬼。那为首的蒙面人吓出一身冷汗，急忙荡开水仙的剑锋，倒身滚下堤坝，带着恶犬钻入密森森的苇丛中……

吴锐也赶到现场，他迎向孙大胜，抱拳道：“请问义士？”突然看到船头的旗帜：“噢，原来你们是‘大胜杂剧班’？前些时来我们淮城演过猴戏，轰动了大半淮城。”

老耿头手指孙大胜：“这就是俺们的班主孙大胜。”吴锐激动地说：“孙班主，真不知道该如何谢您。要不然，这大堤，这三个孩子……”

孙大胜哈哈一笑道：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是我们的本分，不足言谢。要谢，该谢这三个孩子。要不是他们，大家伙儿就要葬身鱼腹了……”水仙则赶忙过来从葫芦中倒出药粉，为吴承恩三人疗伤。

李父不解道：“这真蹊跷，谁会与我淮安百姓结下深仇大恨，竟要毁堤酿灾？”沈父上前，一把将两具尸体脸上的蒙面巾揭开。众巡堤



人凑近一辨认：“嗨。原来是他们。”

孙大胜问：“是什么人？”沈父说道：“这个叫皮二，那个叫大毛，都是本城不务正业、专门偷吃扒拿的地痞。”

吴锐沉吟道：“地方上的两个混混，再坏也不至于毁堤。再说，这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呢？”孙大胜一言破的：“背后肯定有人。”

吴承恩一直注意倾听着大人们之间的对话，他转动着眼珠，搜寻着记忆：“他是谁呢？他的声音，有点熟，有点熟……”

吴锐注意到儿子的神情变化，忙问：“承恩，你认识他？”

吴承恩突然想起那恶犬，那血口，那犬牙。他下意识地摸起小腿的旧伤，那是去年秋天被狗咬的伤疤；狗的主人——淮安府山阳县衙役班头麻五的形象顿时出现在脑海中。

淮安府山阳县衙后花园，大红灯笼高高挂。这是一家典型的江南风格的私家园林，崇楼杰阁，绿树山石，复廊逶迤，朱栏玉砌。宽敞的楼宇面对一池绿荷，波光灯影映照着池中的一座戏亭。

山阳县赵县令和太太、独子赵小宝还有邵师爷，正啃着西瓜、听着小曲。这时，那为首的蒙面人带着恶犬，丧魂落魄地跑进园内。

赵县令一挥手，太太、小宝与唱小曲的都知趣地离去。

赵县令急切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蒙面人褪去面巾，正是县衙役班头麻五：“他奶奶的，黄啦。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。先是河下镇那个卖花边花线的吴锐的儿子吴承恩，又冒出个外地的戏班子。皮二与大毛把小命丢了。”

赵县令急问：“吴承恩？他认出你了吗？”麻五肯定地说：“没有。”

赵县令气恼地骂道：“你个熊包。”转而续道：“差事虽办砸了，可是没有认出你，倒也是万幸。多亏了邵师爷，当初力主不从衙门中派差，而是到社会上网罗这两个替死鬼。万一砸了，也让老百姓查不到根。”

麻五一拍胸脯：“毁堤，包在我麻五的身上。明天晚上，我再带



两个人上堤。”邵师爷摇手：“已经打草惊蛇了，你当老百姓是呆子？”

赵县令不耐烦地挥挥手：“下去吧。”麻五悻悻拜别，恶犬也耷拉下尾巴跟在主人脚后垂头丧气。

“等等。”邵师爷瞥见恶犬，陡然大惊，“麻班头，你的狗也上堤了吗？”麻五茫然：“是呀。”

邵师爷连连击掌：“坏了，坏了。”麻五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：“怎么？”邵师爷跌足道：“你已经在吴承恩面前暴露无遗了。”

麻五不信：“怎么可能？”邵师爷手指院墙外那棵茂盛高大的银杏树：“你忘了去年秋天，在白果树下，你的爱犬咬伤吴承恩的事？”

麻五被点醒了，一屁股坐在假山石上……

大堤上，大家把吴承恩围在中间。吴承恩指着小腿上的伤疤说：“那逃走的坏人肯定是麻五。”沈坤、李春芳齐声道：“没错。”

吴承恩讲述起来。那天，是吴承恩与沈坤站在白果树树杈上，用竹竿敲打树枝，白果滚滚而下，撒满一地，李春芳在地下拣果。不一会便装满了口袋，三个少年人兴奋得呕呕直叫。不曾想，声音惊动了正在园内牵狗值勤的麻五。麻五也不吱声，放出狗，悄悄绕假山，开院门，溜到树下，猛地大喊一声：“下来。”

吴承恩与沈坤大吃一惊，与沈坤只得“吱溜”下树，脚未落地，便向远方窜去。麻五一声唿哨，放出猎犬。猎犬呼地扑上，一口咬定吴承恩的左腿。吴承恩钻心疼痛，跌倒在地，腿上渗出的血染红了裤子。——后来吴承恩在创作《西游记》时，为二郎神旁边安排了一条天狗，并且使孙悟空在此次交战败北，实出此因。

吴承恩说完，抚摸着小腿伤疤：“哼。麻五的这条狗，烧成灰我都认识。”

众巡堤人听到这里，个个怒火中烧：“麻五，这条疯狗。丧尽天良，找他算账去。”“毁堤就是死罪，告他。治他个砍头罪。”“身为



执法公人，知法犯法。”

孙大胜倒是分外冷静：“乡亲们。衙役班头带人毁堤，恐怕大有来头，事关官府，切切不可简单处置。”李父也揣摩：“此事难道与山阳县有关？那赵县令，说他懈怠抗洪我信，说他蓄意酿灾我难信。”

沈父说道：“孙义士的推测是有根据。不过，说到底赵县令是父母官哪。再说，破了堤，遭了灾，他当官的就不怕领罪吗？”

吴锐见众说纷纭，便道：“这委实是个谜。今晚夜已深了，依我之见，除加人巡堤以防坏人再来外，其他人暂回去歇息……”

乡亲们散了，而县衙后花园里的人却没有休息。满院的花树狂舞，有几个红纱灯笼被吹熄了。赵县令烦躁地展开象牙柄白纸折扇，一边猛扇，一边气喘吁吁来回走动。

麻五从靴筒中拔出寒光霍霍的匕首：“大人莫烦。待我除了吴承恩这个小杂种，灭了这个活口。”邵师爷阻拦：“不可造次。要除要灭，也得师出有名。老朽倒有个两全之策，不显山，不露水……”

三颗脑袋凑在一起，听邵师爷低声嘀咕。赵县令一拍躺椅背，眼中逼出杀气：“好。既可以捞银子，又可以除活口，果然一箭双雕。”

“老爷，老爷。”一个丫环匆匆跑来：“公子突然发病，太太请你快去。”

县令上房内，红木雕花大床上，赵小宝额上贴着凉毛巾，满脸烧红说着胡话，太太坐在床边垂泪。赵县令进房，直奔儿子床前：“刚才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得病？”

太太小声怨道：“报应。”赵县令大惑不解：“报应？”太太说：“自然是报应。你借抗洪向上伸手，取了银子；向下收费，肥了腰包。昨天水位开始回落，眼看上峰要褒奖提升你了，你如何还命麻五……你当我是聋子瞎子？”

赵县令骂道：“你们女人哪，心窝塘子就是容易满。你想想，这么快水就退了，上也安了，下也定了，本县还有什么豆芽子捣？这靠



水吃水的财路不就断了吗？再说，河下镇堤坝决口，也只是殃及河下一镇，县城其他地方谅无大碍，这大发横财的文章就有得做，这种财源滚滚的好事何乐而不为？”

翌日凌晨，淮安府山阳县的千年古镇——河下镇蒙在灰色的雨雾之中，穿镇而过的湿漉漉的湖嘴街中，商铺连毗，一应铁匠铺、木匠铺、铜匠铺、银匠铺、弹花铺、轧花铺、浆染铺、制鞋铺、米行、油行、盐号、当铺、饭馆、茶楼、旅店、邮驿、馆户、妓院俱全，但是，家家户户紧闭，行人稀少，市面萧条。

一拨差役在麻五的带领下，来到镇中心。麻五跳上一家门前上马石，敲锣吆喝起来：“各店、各铺、各坊、各人听着，为护堤保堤，县衙有令，第四拨抗洪费用征缴开始。凡盐、米、油、炭、布、绸、菜、药、马、镖、饮之类商贾行，每铺纳五十两；凡铁、木、染、鞋、铜、银、织、窑、石、花等手工作坊，每坊纳二十两；凡小店小铺小户人家，每家五两。逾期不缴，作破坏抗洪论处。”

话音未落，走出店门的众业主纷纷诉起苦来：“连年水患，棉花减产，成本翻高，染织业已不景气，濒临破产。”“层层设卡，卡卡收费，贩卖生意越做越难，不做不亏，小做小亏，大做大亏。”“防洪事大，作为山阳子民，理应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可这几年，徭役赋税搞得子民们内囊已罄也是事实。”一个徐娘半老的妓院老妈：“水灾闹穷了淮安，谁还有心捧姑娘。就连县衙里的爷们也来得稀了。”

麻五一记重锣：“哼。谁想蹲大牢，谁就不交。”他一挥手，好几拨差役开始沿街旁商肆小店，大呼小喝，挨个索费，鸡飞狗跳。

麻五一伙来到李春芳家门前，正巧见李父戴着斗蓬、穿着木屐走出青砖瓦房。麻五拦住他的路：“李老板，河边停驳的两艘盐船，可是你的？”李父解释道：“是哎。风大雨急，不好卸货。”

麻五马鞭一扬：“不用卸了，两艘盐船归衙门了。”李父求道：“差官，这两艘盐船是我家的命根子啊。”



麻五口气硬起来：“李胖子，要船，还是要命？要船，就治你个助洪为虐的罪名。”李父退一步：“不敢，不敢。要不，船归官；盐我卸走。”

麻五横起来：“屁话。盐卸走了，这船身空空荡荡，如何沉得下去？嗯？”李父无力地摇摇欲倒，连忙扶住门前石鼓……

麻五一伙又朝着吴承恩家的花边花线店扑去。途中差役甲悄声地说：“麻五爷，果真沉盐船哪？”

麻五笑了：“傻蛋。盐沉到水里，还不都化成水？马上把盐统统盘进县仓，大水过后，盐价准是个天价，一粒盐就是一铤银。县太爷吃肉，还不该咱也喝喝汤？”

说着笑着，这帮豪吏已经来到吴锐店铺。只见门口挂着“彩缕文毂，花边花线”的招牌在风中飘摇，前店是堂口，放置一张小小的柜台，竹匾里摆放着各种颜色的花边花线。吴承恩的母亲张氏正在捻线；承恩的姐姐吴承嘉在染色缸旁劳作。

麻五命差役们围住了吴锐店铺，自己则进了前店：“把当家的叫出来。还有，你家小子吴承恩在不在啊？也给我滚出来。”

吴锐此刻正在后进厢房。这厢房正墙贴有孔圣人像，两边挂着对联：“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习则殆。”是吴锐业余家学、课子读书的地方。七八个学子，包括吴承恩、沈坤、李春芳，正听吴锐讲解《礼记·苛政猛于虎》。吴承嘉跑来打断：“爹，官府来人传你。还点着名儿叫小弟呢。”

吴锐问：“什么人？”

吴承嘉厌恶地说：“是个大麻子。”

吴承恩恨道：“麻五！哼。小爷没找他，他倒来了。我去。”

吴锐内心一沉：“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让爹一人去。”



第二章

吴锐快步走来花边花线前店，迎着麻五：“麻班头，有何公干？”

麻五大咧咧地宣布：“噢，吴老板，吴先生。县太爷有令，防洪护堤，每店交银五两。你嘛，既卖线，又教书，要交双份十两。”

吴锐不平地说：“还要交？先时不都交了？土方费五两，石料费五两，木板费五两，民工费五两，巡查费五两，值夜费五两……”

麻五手一挥：“打住。草包费，草包费交过没有？这次是草包费。”吴锐解释：“麻班头，你不要误会，要交也只能一份。私塾因为水灾停了学，儿子在家闲着，在下纯属临时家教，兼带邻里几个娃娃，分文不取。”

麻五将吴锐猛一推：“孔圣人教学还收一束干肉哪。少说废话。一两不能少。”

吴锐立脚不稳，后跌几步，碰翻染缸，红、蓝、绿各种颜色的染水顿时流溢一地。

躲在二门后外的吴承恩耐不住火，冲了出来。他捺住火性，大声道：“麻爷，我有个法儿，银钱不要收，草包呢，也不要备，水照样乖乖退走。”

麻五一见吴承恩果然被逼出来了，心中得意：“口出狂言，什么法儿？”吴承恩朗声道：“只要你差官老爷一人跃进淮河波浪之中，足以抵过十万草包。”

麻五始则得意洋洋：“老爷我一人能抵十万草包？咒我是草包？王八羔子……绑起来。”一个衙役上来，扭定吴承恩。另一个衙役将吴承恩的双臂绑了个结实。

吴锐大声咳着，弯着腰赶忙赔笑脸：“班头息怒，千万莫跟小孩子着气。交，我们交，立刻交。”吴锐翻箱倒柜，连同首饰，凑足十



两。张氏拦他：“这可是给你治痼病的救命钱啊。”

吴锐咳得吐血：“不，不要顾我，救儿子要紧。千万莫给这恶棍在鸡蛋里挑出骨头来。”吴承嘉扑上来：“爹，血。”

吴承恩连挣扎带喊叫：“爹，就不交。钱留给你抓药。”

麻五见吴承恩已经上了钩，便发泄地一个巴掌狠狠抽打吴承恩的脸，随即喝道：“你找死啊。居然带头抗交官费、破坏抗洪。县太爷正想杀鸡给猴儿看哪。”

吴承恩愤怒已极，他借助左右架定他的衙役的力量，猛地两脚并起，“猴儿蹦鹰”势，悬空踹中麻五的前胸。麻五仰面一屁股坐在泥水中，声嘶力竭吼道：“带走。带走。”

两个衙役强行把吴承恩扭向县衙。张氏和吴承嘉尾追在后。吴锐踉踉跄跄冲上来，拦住两个衙役，对儿子怒喝道：“小畜生，还嫌惹是生非不够哇。”他忍住屈辱，向麻五奉上银子。

谁料麻五竟用马鞭将银子与首饰轻轻挑落在地，冷冷一笑：“麻五爷今天不要银子，只要人。带走。”

此刻，对面一间茶馆里，孤零零地坐着个戴斗篷的茶客，冷眼看着这一切，一只猴子在他身旁啃山芋。他就是杂剧班主孙大胜。

只见他一声唢哨，众艺伶敲着锣、打着鼓，“咚咚咚、锵锵锵”地从茶馆后堂绕出来，直插街心，形成一个圆圈，将麻五一干人包了起来。众市民听到锣鼓，也纷纷围了上来。

麻五一见众艺伶，自然想起了昨晚的堤上恶战，脑海中闪过了他们凶悍勇猛的打斗场景来。此时，水仙已经挤近五花大绑的吴承恩身边，护定了他；而老耿头与二愣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，左右挟持住麻五。麻五气急败坏地对孙大胜：“你、你们想阻挠公务？”

孙大胜道：“俺是戏子，只会唱戏，是给吴公子、沈公子、李公子送戏来的。”

麻五：“送戏？”孙大胜高声说给大家听：“着啊。昨天晚上，有三个歹徒毁堤，要不是三位公子舍身斗敌，咱们这里早是一片汪洋了。

